

论基督教《圣经》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黄 荃

(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作品,为英美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所以,《圣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 英美文学;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8X(2006)02-0112-03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圣书(The Holy Bible),自中世纪以来,就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圣经》的语言明快,富有感染力,体裁众多,既有神话、传说、寓言,又有诗歌、杂文、短篇小说,有书信、演讲,还有布道。表现手法也是丰富多彩,从隐喻、象征、夸张到讽刺、双关等等,不胜枚举。从英美文学史上看,一千多年来没有第二部书能像它那样对英美文学产生过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时,常常发现它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不同程度地与基督教《圣经》发生了联系,这是因为英美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一、许多英美文学作品直接援引《圣经》中的词句或人名作为作品标题或人物名称

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其题目便是摘自《旧约全书·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中的一句话。《传道书》不少章节讲的是人生如梦幻泡影,世间一切有而若无,实而若虚。传教士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海明威把这一段话节引过来作小说的引言。它的意思很明显,讲人生虽然忙碌不堪,但到头来注定是无所作为,一切都虚无缥缈,回首往事会味同嚼蜡。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对海明威有吸引力,是因为作者本身对人生有同样感受。他的小说要描绘的正是一幅现代荒原幻境。海明威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冷漠无情,人的地位无足轻重,面对生活的严厉,人无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任何努力都将成为无补于事的挣扎。《太阳照常升起》一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仅以结构方面的一个特点为例:在小说开头,杰克和他的情人布雷特夫人离开酒吧和朋友同乘出租车外出,司机不知去哪里。显然,小说以漫无目的开始。小说结束时,二人又坐进一辆出租车,在马德里大街上兜风,这说明小说仍以漫无目的结束,这正是《旧约全书·传道书》内所讲的条条江河入海,太阳日日西复东,宛如风一般地南徙北游转不停的调子。如果我们再读一遍《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中“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之类的句子,就可以理解作家引用《圣经》作小说书名的用意了。

直接援引《圣经》作题目,从而为作品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海明威同时代的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在这方面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押沙龙,押沙龙》(Asalom, Asalom)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押沙龙,押沙龙》描述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发家立业,但一生惨淡经营,却只落得个失意潦倒下场的人的悲剧故事。托马斯·塞德潘胸怀大志,立志要摆脱贫贱的社会地位,登上社会的顶端,并决心建造一座宏屋作为他发迹的象征。他单身出走西印度群岛,同一位有黑色血统的女人结婚,生了一子取名查尔斯·波恩;后来他将他们母子抛弃,回美国用剥削黑人的血汗所得造屋。屋建成后,他又结婚,生了一子一女,子名亨利,女名裘迪丝。光阴似箭,查尔斯来美国,同裘迪丝相爱,亨利气急败坏,杀死查尔斯而酿成兄弟自相残杀的悲剧。塞德潘拒不承认查尔斯为骨肉,是父子为敌的典型。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兄妹乱伦,这些在作家看来无疑导致了塞德潘的家庭和个人的悲剧。福克纳在作品中力图表明,人的堕落,人心目中的恨压倒爱,是使现代文明解体的根本原因。这样看来,用《圣经·旧约全书》中“押沙龙”的名字作书名,寓意可谓幽深至甚了。据《旧约全书·撒母耳记》记载,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因同父异母的哥哥亚母农辱其胞妹而将他杀了,因而受到惩罚,后来获救,但又野心勃勃,觊觎王位,终于施计巧夺父位而

[收稿日期] 2005-10-09

[作者简介] 黄 荃(1974-),女,江西兴国人,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从事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研究。

自立为王。大卫王仓皇出逃，暗中积蓄力量，最后父子陈兵对阵，子败伏诛。大卫虽复得王位，但因失去二子而凄伤不已。这是一段父子、兄弟、兄妹自相残杀的典型故事。福克纳认为，人的这种悲剧源于人的本性的丑恶，人不进步，悲剧便会重演。我们仔细体会《押沙龙，押沙龙》一书的寓意，便会发现，直接援引《圣经》作题目，的确有统领全篇的效果。

20 世纪的现代作家们有很多作品的标题也都出自于《圣经》。如美国戏剧家米勒 (Arthur Miler, 1915 -) 表现现代人社会生存问题的名剧《堕落之后》，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1902 - 1968) 的《伊甸园之乐》(The East Of Eden) 等都寓意于人间并无乐园之说。

二、许多英美文学作品直接从《圣经》里汲取题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在英国文学作家中，弥尔顿 (John Milton, 1608 - 1674) 创作了许多不朽作品，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均取材于《圣经》，有《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基督的降生》等。还有其他作家如拜伦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 - 1824) 的《该隐》，柯尔立奇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 的《该隐的流徙》均取自于《创世纪》；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 1812 - 1889) 的《扫罗》取材于《撒母耳记》；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 - 1900) 的《莎乐美》取材于《福音书》等等。以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剧《该隐》(Cain) 为例，该剧取材于《创世纪》中第四章中的一个故事：该隐和亚伯 (Abel) 是人类始祖亚当 (Adam) 的两个儿子。亚伯牧羊，该隐种地。兄弟俩向上帝献祭，哥哥该隐献的是谷物，弟弟亚伯献的是羔羊。上帝高兴地接受了亚伯的供品，而对该隐的供物不屑一顾。该隐为此嫉妒亚伯，一怒之下将他杀了。从此，在英国传统文化中，该隐便象征着骨肉相残的杀人犯。拜伦在他的诗剧《该隐》中，把上述基督教的善恶观念统统颠倒过来，反其意而用之，把上帝描写成专制的暴君，把该隐描绘成一个不甘屈服、敢于反抗的斗士，为人类自由而献身的英雄。诗人在这里充分表达了他对封建专制与暴力势不两立的叛逆精神。再比如弥尔顿的《力士参孙》也是以《圣经》里参孙的故事为原型而创作的。参孙是一位士师，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力大无比，被视为万夫莫敌的勇士，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异常痴情好色，并且最终因此而败在女人怀中。有关参孙的故事便成为英美文学作家们进行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美国也有很多作家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进行写作。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1819 - 1892) 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里有一章叫《亚当的子孙》，共十六首诗，它们相互之间虽结构上无必然联系，但全章却用“亚当的伊甸园”这一《圣经》中的传说贯穿起来，因而诗意浑融，艺术效果完整。当然，作者只是在第一首、第八首和最末一首诗使用了《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但这三首诗位于全章的关键位置，起到了牵合拉拢的支架作用。第一首诗说的是亚当，他对过去和现在感到心满意足，对自己的堕落既无懊悔之意，也不到未来那里去寻觅天堂乐土。他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亲切和眷恋，觉得这是真正的乐园所在。惠特曼笔下的亚当和夏娃对生活、爱情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惠特曼对上升时期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美国感到由衷的骄傲，以诗歌尽情歌咏这个年轻国度的成长，而且诗人用伊甸园故事为媒介来表达自己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再恰当不过了。在第八首诗里，诗人同亚当似乎融为一体。“我”暗示说，亚当没有死，他所体现的纯真状态没有消失，人们完全有希望、有潜力返朴归真。同时，诗人也向世人表明，美国人开拓原始荒野，把边界逐步向西推移，实际是在重建伊甸园，恢复失去的乐园和人类原来的淳朴。在第十六首中，诗人已经成为亚当，从一夜酣睡中醒来，在晨曦清露的黎明，精神极为纯净怡悦。同弥尔顿和拜伦一样，惠特曼打破传统的羁绊，巧妙地运用传说，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亚当在他的笔下，已不是“堕落”的象征，他成为人类原始纯洁的体现。

三、以《圣经》里的基督教思想与教义为主题进行创作

就思想内容而言，对上帝持恭敬态度的首推班扬 (J. Bunyan, 1628 - 1688) 的《天路历程》。这部在西方国家几乎与《圣经》齐名的著作借主人公基督徒之口展示了作者对上帝无与伦比的崇敬与虔诚。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用“五体投地”一词来形容恰如其分。他对上帝的旨意亦步亦趋，不敢有丝毫差池。而他的一片苦心也得到丰厚的回报，经过一系列的磨难与考验，终于被天使迎入心仪已久的天国圣城。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立奇的代表作《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而展开的，即博爱。在《圣经》里，有关“博爱”的教义多处可见。《新约·希伯来书》第 13 章记载：“你们务必要常存兄弟相爱之心。”《新约·约翰书》第 4 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耶稣认为：博爱，不仅仅指爱自己的兄弟，而且包括爱自己的敌人。在《新约·路加福音》第 6 章中，耶稣这样训导他的门徒：“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在《老水手之歌》里，作者通过老水手这个形象所要宣传的，正是“博爱”这个主题。老水手在这篇作品里成为耶稣的博爱哲学的代言人：“谁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就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

另一位体现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是感伤主义的代表哥尔斯密 (O Goldsmith, 1728 - 1774)。他的小说《威克

牧师传》中的普瑞穆牧师先是生意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朋友背信弃义，大女儿被诱骗，儿子被捕，房舍失火，小女儿被掳。然而他自始至终都无怨无悔，默默忍受着命运之神的捉弄，俨然一个经得住上帝考验的“约伯”。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当她的丈夫因大女儿被恶人拐跑而悲愤万端，决定只身一人去追赶歹徒时，她婉言劝道：“最最亲爱的丈夫，此刻《圣经》是你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快打开读吧，亲爱的，你的痛苦就会变成忍耐。”小说最终以大团圆为结局，昭示了“好人必得好报”的思想，这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相符的。

四、把《圣经》故事里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或人物的性格里，通过比喻、隐喻或象征等手法使这些故事发挥有力的陪衬作用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1816 - 1855) 的《简爱》(Jane Eyre) “主要情节的构思都包含了《圣经》故事的隐喻。”特别在小说结尾，字字扣人心弦，如果以《圣经》的背景为基础去解读，读者会有有一种“曲径通幽处”的感觉。在小说结尾，简爱在几百里外深夜里听到罗切斯特呼唤她的痛苦、悲伤和绝望的声音后，急速赶到菲尔丁庄园同他会面。孤傲的罗切斯特因大火失去了庄园、左手和眼睛，孤苦地住在菲尔丁，高傲已不存在，只剩下了忏悔。而忏悔使他失去的乐园得到恢复。当然，乐园的外貌已不象当初那样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失而复得的乐园虽然到处是残垣断壁，使人感觉凄冷寂寞，但仍然是乐园：“天然的以及林间的黑暗笼罩在我的上面，我四面看望想找出另外一条路，没有，所有的只是交织的树枝，柱似的树干和稠密的夏季丛叶——任何处都没有开辟的地方。”在这里，在一处简陋的野屋里，住着再生的罗切斯特。由此看来，《简爱》所描写的大火，有一种“耶稣以火为世人洗礼”的意味。罗切斯特曾经多么不可一世，把他比作任意而为的参孙应该非常恰当。《旧约全书·士师记》中的参孙，力大无比，智勇双全，虽然遭到陷害，但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报仇血恨，他力量的源泉在他的头发，掌握了他的头发便掌握了他的命运。《简爱》的结尾，简爱为罗切斯特梳理蓬乱的头发，这一情节是借用了《圣经》故事的寓意，使小说的结尾更加得体。

此外，据《新约全书》记载，约翰先耶稣六个月诞生，成年后在荒漠中布道，警劝世人修身养性，等待救世主下凡。他在约旦河边以河水为行人施洗礼，作为涤除罪孽的象征，因此人称“施洗礼的约翰”。约翰对求见的人说：“我用水为你们施洗礼，但是在我以后，还会有更伟大的人来，以圣灵和火为你们洗罪。”我们阅读英美作家的作品，经常发现这样一种模式：一个人思想堕落或者罪孽深重，但经过落水或溺死后，灵魂得到洗涤而恢复原来的纯净的状态。如英国作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 - 1870) 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中都有这样的描写。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也不例外。

作为基督教圣书的《圣经》，其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审美价值，这使它成为了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圣经》记述人间的是非曲直、过失罪恶，反映古人的喜怒哀乐、企求和理想，探索神、人、宇宙的奥秘和相互间妙不可言的关系，研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命运、人生价值等哲理。英美文学作品无不体现《圣经》的各个侧面，因此对《圣经》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欣赏英美文学，加深我们对英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了解，更好地学习、欣赏乃至研究英美文学作品。

【参 考 文 献】

- [1] 钱青等. 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 商务印书馆, 1994, 279.
- [2] 王佐良. 英国文学史[M]. 商务印书馆, 1996, 237.
- [3] 张中载. 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295.
- [4] 李霁野译. 简爱[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531.
- [5] 陈光明. 英美作家化用《圣经》典故及其方法[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1999. (2).
- [6] Ronald Gottesman et. al(ed),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1979, 376.
- [7] Walt Whitman. "Children of Adam", Leaves of Grass [M].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5, 80 - 94.
- [8] The Student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M].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 Michigan, 1996, 258.

On the Influence of Bible in Christianity up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UANG Quan

(English Depart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bible is the classic works in christianity, and it provides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inexhaustible material. So the Bible has deep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 bibl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hristianity